



世界文学名著全集
WORLD CLASSICS

细雪 (上)

(日)谷崎润一郎
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细 雪

[日]谷崎润一郎 著
黄锋华 译

(上)


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细 雪

[日]谷崎润一郎 著
黄锋华 译

(下)


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之四
世界文学名著全集
冯国超 主编
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通辽市霍林河大街 24 号)

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印刷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:1633 字数:35100千字

2001年3月第1版

2001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500

ISBN7-5312-1364-8/I·320

定价:9800元(全138卷)



前言

【内容梗概】

大正时代的大阪，住着富商蒔冈一家。蒔冈夫妇的膝下，有四个漂亮、可爱的女儿：鹤子、幸子、雪子、妙子。但就在爱女们长大成人的过程中，尤其是蒔冈夫妇相继故世之后，辉煌渐成过去，家境日趋没落。

• 小说以此为背景，描写了蒔冈家四个女儿各不相同的性格和命运。

老大鹤子是典型的家庭主妇，与作为招女婿兼养子入门的银行职员辰雄结婚后，就一心扑在了家务中。可是，拘谨老实的辰雄不善经营，无力继承家业，更无力挽回大势已去的局面。养父死后，只好让店铺关门大吉，自己又重返小职员岗位。

老二幸子则天生一副助人为乐的热心肠，加上丈夫——在某事务所作会计的贞之助也十分宽容、大度，夫妻双双便挑起照顾两个妹妹的担子。于是，他们在芦屋的家，就成为故事展开的主要舞台。

外表文静、最像母亲、最美丽、但同时婚姻也最挑剔的老三雪子，温和、内向、勤劳、富有牺牲精神，但又有主见，不随波逐流。其最大的问题就是，难以找到理想的丈夫，以致



过了 30 岁，仍独身一人，这可急坏了幸子。

由于个性太活泼、思想太新潮而不断在家庭内外引起各种矛盾和冲突，为了与情人结合甚至不惜采用私奔、未婚先孕等手段，则是与雪子恰成对照的、多才多艺的老四妙子给幸子带来的烦恼。

如果说，幸子为雪子的婚姻、妙子的惹事生非奔走、操心——这是一条纵线，则全书还有一条横线——通过描绘小说的主人公们充分享受四季的美丽景色，诸如观月、赏（樱）花、捕萤等活动，展示京、阪传统文化的鲜明特色；同时交织着战争爆发、洪水袭来等世相的骚动和混乱，十分成功地表现了“人与人之间的爱和美、金钱和两性的关系……显示了其独特性和巨大的吸引力”（伊藤整语）。

小说从昭和 11 年（1936）秋，三姐妹相聚在幸子家中，准备一起出席钢琴演奏会的场面开始，至昭和 16 年（1941）春，历经五度相亲的雪子终于“名花有主”、为与贵族出身的御牧结婚而赴东京的情景结束。——此时，鹤子一家已迁居东京。妙子也找到了安定的归宿，在饱尝三角恋爱的曲折之后，嫁给了酒家服务员三好。于是，昔日热热闹闹的芦屋，就只留下了幸子一家。

为使读者多少领略一点小说的原汁原味，特摘引部分内容如下。

开头——“小妹，来帮个忙呀！”幸子从镜子里看见妙子从走廊上走向自己的身后，便把自己正用以敷粉于后颈的刷子递给了妙子，并不看妹妹，却像欣赏他人容姿似的，凝视着自己的身穿露出后颈样式和服的情影。……妙子接过精致的毛刷，在姐姐的后颈至两肩处敷上了一层白粉。姐姐说不上苗



条，但裸露的肩背，肌肉丰满，皮肤光洁，且富有弹性，在秋日的晴照下，别有一种光泽，看上去全然不似一个 30 出头的女人。

中间——（幸子领着已年过 30 的雪子，到岐阜的大庄园主菅野家相亲，同时兼带捕萤）雪子钻到了江边的草丛里，正值黄昏时分，只见晚霞的余辉分分秒秒地消失着，黑色的夜幕徐徐地降落，萤火虫自两岸草丛里飞起，在天空中低低地划出一道弧线，向黑暗的江心飞去。极目远眺，江边到处布满了萤火虫，从两岸边密密麻麻地聚往江中。雪子从未见过这种景色，萤火虫在草丛中翩翩起舞，或向着高空振翅，或贴着水面低飞。夜幕从低陷的江面一步步移向岸边，可朦胧地感觉到沙滩附近的杂草在清风中晃动。从远处的河川尽头，有无数条银线摇曳而来，鬼火一般的萤火时起时落。这梦幻似的场面，令人眼花缭乱，目不暇接，多么美好的夜景呵。仅这奇妙的景致，就不枉此行了。

捕萤虽没有赏花那样的诗情画意，但自有独特的韵味。那场景，就像是把人带进了童话世界，充满浪漫的情趣。要想得心应手地表现那样的世界，除绘画外，大概就只有音乐了。

结尾——雪子和姐妹们分手之际，写下依依惜别的诗句：“忽忽近佳期，独自愁看新嫁衣，深闺沐落晖。”

【作者介绍】

谷崎润一郎（1886—1965），日本著名小说家、剧作家。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。

他出生于东京的一个没落商人家庭。虽排行老二，但老大早夭，下有三个弟弟和三个妹妹（大弟谷崎精二后也成为作



家)。谷崎润一郎自小聪明过人，显示出创作的才华，但由于父亲不善经营，家计日益窘迫，差点连中学都进不了。幸好得到师友的鼎力相助，一直读到了东京大学国文学科。可是，因为迟交学费的问题，最终在 1909 年还是中断了学业。但这时的谷崎，对此已不在乎，而是一心扑到了文学事业上。同年，他追随小山内薰等人，高举反自然主义的大旗，创办了《新思潮》。并以此为阵地，发表了《文身》、《麒麟》等一批带有鲜明唯美主义色彩的作品，正式登上文坛。其间，受到唯美主义大家永井荷风的高度赞赏。

1923 年，由于东京大地震的影响，谷崎移住关西。此后，日渐对京阪文化感兴趣。这种变化，在《痴人之爱》、《春琴抄》、《细雪》等作品中，都体现了出来。当然，唯美主义的本质始终没有变。这段时间里，他还作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，耗时七年将《源氏物语》翻译成现代日语。这部东方古典的创作手法和精神，深深地渗透到谷崎的许多作品中。

谷崎一生中结过三次婚。出身于大阪望族森田家的第三位夫人松子，原嫁给富商根津，因根津的作风不检点，离婚后于 1935 年嫁给了谷崎。森田家有四个女儿，松子是老二。实际上，《细雪》中的蒔冈家的原型，即森田家；而松子夫妻的原型，就是谷崎夫妻，换言之，这是一部自体的小说。

《细雪》既是谷崎的唯美主义代表作之一，也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之一。有人誉之为可与福楼拜的《包法利夫人》相较的佳作，也有人称之为《源氏物语》的现代版。为完成这部 40 余万言的长篇，谷崎前后费时八年。其主题是，歌颂同胞之爱、手足之情。建构宏大，却没有一般小说所具有的高潮。也许，这就是它的特色。



从总体上看，谷崎文学的特征是，追求感性美、官能美、浪漫的情调、浓艳的色彩，以及病态的性爱描写等。艺术性很高，但由于不注意密切联系实际、特别是下层民众的生活实际，影响了作品的深度。

1949年，谷崎因其出色的文学成就，获日本政府颁发的“文化勋章”。

【遭禁经过】

《细雪》最初发表于1943年1月至3月的《中央公论》，只连载了二次，当局《陆军报道部》就把编辑田中叫去训了一顿，说是“战时不宜发表这类有闲文字”而禁止再刊登。其背景，无非是由于当时的侵略战争每况愈下，日本在“泥潭”里越陷越深，因而统治阶层要求一切精神产品都有助于“刺激士气”。在此标准下，竟然连《细雪》这样的描写生活琐事、歌颂浪漫情调的小说，都为当局所不容了。

对此，谷崎自然愤慨不已。他采取了抵制的态度，纵使不能发表，也坚持执笔，完成这部心爱的作品。他私下写就上卷，还自费印刷了200部，分送给亲友。也许，凭着作家的敏锐，他早已预感到战争的结局。事实上，仅隔一年多，战争就结束了。谷崎旋即一鼓作气地写完了全书。自1947年3月起，《细雪》再次连载于《妇女公论》，受到大众的热烈欢迎。不久，又作为单行本分上、中、下3卷相继出版。与德田秋声的《缩影》相比，《细雪》可说是一部十分幸运的作品。



二十四

妙子想获得职业妇女的实力和资格的真正理由究竟在哪里？如果真象她自己说的那样，现在还想和奥畑结婚的话，那就驴唇不对马嘴了。她借口和启那种没志气的人结婚，得准备有朝一日万一需要由她来养活丈夫。可是奥畑明摆着是什么也不缺的小老板身分，吃不上饭的事情是不可能的。借口这种不成理由的理由而去学习做西服，梦想出国，显得极不自然。她应该全心全意盼望和自己所爱的人早日建立新家庭，才是正理。妙子从小早熟老炼，小心谨慎，为了结婚，她得为将来一辈子的事情做好准备工作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不过，不知怎么的，总觉得有些叫人不能放心的地方。想到这里，幸子觉得妙子的真心说不定象自己以前猜想的这样，已经嫌弃奥畑，要想和他大大方方地解除婚约，出国是第一步，做职业妇女是和奥畑解约后的处世手段。这种猜疑在幸子心里又重了。

关于细姑娘和板仓那件事情，其实还有可疑的地方。自从上次来访以后，板仓绝脚没有来第二次，两下似乎也没有什么电话和书信往来。不过妙子白天总不在家，因此也不能说他们不在别的地方联系。那以后板仓绝脚不来芦屋，反倒使人觉得有些可疑，怀疑他们两个暗地里可能有来往。虽说这是幸子毫无根据的一种猜疑，不过越到后来这种猜疑越厉害，甚至觉得他们必然会那样。因为在幸子看来，妙子的外貌——从人



品、表情、体态以至说话的腔调——今年春天以来渐渐地起了变化，这些都成了幸子产生怀疑的原因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原来四姐妹中，唯独妙子一人平常进退举措毫不含糊，往好里说，就是有一种现代风格。可是这一倾向最近发生了奇妙的变化，不时表露出毫不检点的言行。她会毫不在乎地在人前袒露自己的肉体，经常在女佣们面前松松垮垮地披上一件浴衣，在电风扇前吹风，就象大杂院里的老板娘那副模样。侧着身体坐，有时甚至敞着下身盘腿而坐。她不遵守长幼有序的习惯，吃东西经常抢在姐姐们前面，走路抢在前面走，席位抢在上首坐。家里来了客人或者姐妹几个一道外出时，往往让幸子特别担心。今年四月里去南禅寺瓢亭时，妙子独自抢在前面走进餐室，坐在雪子上首，开饭的时候，她第一个动筷子。因此后来幸子悄悄地对雪子说：“再也不愿和细姑娘一块儿上馆子吃饭了。”夏天去北野剧场时，雪子沏了茶送到在座的每个人前面，妙子在一旁看着不插手，默默地只管喝她的茶。象这种不礼貌的行为，虽曾发生过，不过近来更加显眼了。前一程晚上，幸子无意间走过厨房前的过道，那里的拉门半开着，烧洗澡水的灶门通向浴室的那个便门，敞开着五六寸，从门缝中便可瞧见妙子的上半身。

“喂！春馆，把浴室那个门关上。”幸子吩咐说。

阿春正要去关门时，妙子在浴桶里高叫：“不成呀，不成呀，门不能关。”

“哎呀，这儿要开着吗？”阿春说。

“就是。我为了收听广播才故意把它开着的。”

让妙子一说，才觉察到会客室里的收音机正在广播新的音乐节目。她把会客室到浴室的所有窗门都打开一些，自己泡在



浴桶里边洗澡边听音乐。还有一次是今年八月里，有一天小槌屋绸缎庄的小老板送定制的衣服来，正在餐室里安排午后茶点的幸子，派妙子去会客室应接一下，自己在隔壁屋子里听他们两个的谈话。

“姑娘发胖了，穿了单衣，屁股那部分衣裤会被人割破的。”小槌屋绸缎庄的小老板这样一讲，妙子随即回答：“不会被割破的，但后面会成群结队的。”

“准是这样吧。”小老板边说边呵呵地发笑。

他们的对话，幸子特别恶心。她早就发现妙子的措词越来越下流，可没想到她居然会讲出那样的话来。小槌屋的小老板平常对于老主顾家的太太、小姐从来不是这样讲话的，可以设想妙子不知在什么地方和他毫不忌讳地交谈过了。在幸子她们接触不到的场合，妙子大概经常用这种有失身分的话和人家交谈。妙子既做布娃娃，又学舞蹈，还学做西服，活动范围本来就广泛。四姐妹中，她接触社会各阶层的机会比谁都多，下情自然也了解得深，尽管姐妹行中数她最小，却最通达人情世故，因此时而有点自大，把幸子、雪子两个姐姐当作不懂事的闺房小姐对待。对于她那种作风，幸子她们以前总把它看做滑稽举动，一笑罢了。可是现在竟然变成这种样子，就觉得再也不能这样了。幸子的性情脾气不象长房的大姐那样保守，主观上也不愿墨守旧思想，可是自己的同胞姐妹中竟然出了一个不象样的姑娘，心里委实不愉快。而且觉得妙子的这种倾向暗示着她背后一定有人影响。想到这点，就觉得板仓平常开玩笑的方式、看问题的方法以及言语举动上的不良之处，和妙子极为相近。

不过，从另一面来看，四姐妹中妙子之所以成为这样一个



奇特的人，也有一定的理由，也不应该责备她本人。为什么呢？四姐妹中数她最小，唯独她没有享受到亡父全盛时代的恩惠。她们的母亲在妙子上小学的时候就死了，妙子脑袋瓜儿里连她母亲的脸容都模模糊糊的了。父亲是个浮华奢侈的人，对于几个女儿铺张浪费，都极力支持。可是唯独妙子没有受到什么使她铭心刻骨的恩泽。在年龄上雪子尽管比她大不了几岁，可是雪子对父亲却留下许多记忆，她经常说什么那时爸爸为她那样做了，或者这样做了。妙子由于年龄太小，父亲即使为她做了点什么，她不可能全记住。要是她能继续学习舞蹈就好了，可惜在她母亲死了一两年之后就停止了学习。她只记得父亲老说“妙子这丫头最腌臢，一张脸漆黑一团。”父亲晚年的时候，妙子还在上女中，她脸上不施脂粉，穿的衣服男不男女不女的，的确是个脏里脏气的小姑娘。那时她只想快点毕业，象两个姐姐那样打扮成妙龄少女外出游玩，到那时自己也能穿上漂亮的衣裳了。愿望没达到时，父亲就死了，同时莳冈家的荣华也告終了。不久以后，她和奥畑就出了那桩“新闻事件”。

所以让雪子讲起来，那桩事情也是由于妙子获得父母的爱太少，双亲死后，和姐夫又合不来，家里的气氛又不好，加之少女多愁善感的心理才变成那样的，不能认为是某人的过错，只能归罪于环境。她说：“就拿学校里的学习成绩来说，细姑娘不比我们差，数学是于班最优秀的。”不过，那桩恋爱事件在妙子的经历上打下了烙印，的确使她的性格更加乖僻了。即使在今天，她也没有获得长房的姐夫象对待雪子那样的待遇。姐夫很久以前就把她当作莳冈家的异类而故意轻视，尽管姐夫和雪子也相处不好，可是对雪子还表示亲爱之情；却把妙子看作是一个吃闲饭的。这种差别对待不知不觉之间甚至明显地表



现在每月的零用钱和服饰等方面。无论雪子什么时候出嫁，箱子里已经装满了嫁时衣，可是对于妙子却从来没有给她置备过什么高贵的嫁时衣。妙子现在比较值钱的一些衣服大抵都是她自己挣钱买来的，否则就是她二姐买给她的。不过长房说妙子能赚钱，她自己有收入，如果和雪子同样待遇，反而不公平。妙子自己也说她不愁没钱花，给雪姐好了。事实上妙子现在加在长房肩头的负担，也许还不到雪子的一半。妙子每月尽管能挣一大笔钱，还可有点储蓄，可是她身上要穿最新式的西服，最华贵的装饰，幸子往往佩服她怎么能够把生活安排得这样巧妙。四姐妹中，深刻体会到金钱之可贵的，也许要数妙子为最。在这上面，生长于父亲全盛时代的幸子最不中用。家道中落的惨景，对妙子影响最深。

幸子想到这个与众不同的妹妹说不定迟早还要闹点花样出来，自己处在中间极其尴尬，要是办得到的话，最好让长房领了去。妙子本人当然不愿意，估计长房现在也不会同意把她领走。实际上，长房这次照说应该表个态：“听到这样的消息，不放心把妙子留在你们那里，叫她来我们身边加以看管吧。”可是长房始终不表这个态。过去长房的姐夫还要顾及点面子，不愿意两个小姨子老住二房家，现在就不这样了。这件事显然牵涉到经济问题，在长房的眼睛里，妙子现在差不多已经是半独立的人了，给几个零花钱就行。幸子了解了这个内情，心里有点儿可怜妙子，尽管有些棘手，却也不能就此撒手不管。因此，有必要把平素积在心里的疑问当面向她问个清楚。

过了新年正月初七，妙子故意不对幸了说，又开始去西服学院学习了。幸子早已看出了苗头，一天早晨，妙子正要外出，幸子问她：“玉置院长那个学校已经开学了吗？”



细 雪

“嗯，”妙子答应一声，走到门口，准备穿皮鞋。

“细姑娘，我有几句话要问你……”幸子把她叫进会客室，对坐在火炉旁边。

“一件是学做西服的事，说实在的还有其他几件事必须问你。因此，我今天要毫不客气地说出自己想说的话，希望你也开诚布公，把真情告诉我。”

“……”妙子把她那抹了胭脂、显得容光焕发的脸颊对着炉火，望着那燃烧的劈柴。

“那么，先从启哥儿开头吧，你现在真的还想和他结婚吗？”

开始无论幸子怎么问，妙子始终闷声不响地沉思着。随后，幸子想尽方法盘问前些日子对她的种种怀疑，妙子就眼汪汪起来。突然间她拿出一方手绢掩着脸，哽咽地宣布：“我上了启的当！二姐有一次不是说启似乎有了相好的艺妓吗？”

“嗯，嗯，那是你姐夫从南地妓院里听来的。”

“真的有那桩事……”

随后，妙子逐一回答了幸子的问题，作了如下的坦白。

今年五月幸子告诉她这个消息时，表面上她一口否认那不过是谣传，其实那时就出现不良苗头。奥畑逛妓院以前就开始了，他对妙子说：“那是因为我们两人的结婚得不到认可，借此解忧罢了，请你谅解。我只是叫了一些艺妓在一块儿闹闹酒，绝对没有失去童贞，请相信我的坦率。”妙子谅解他这种程度的放荡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以前也曾提到他们一家一族无论是兄弟辈或者叔伯辈都是一些浪子，妙子自己的爸爸也耽于声色，这是妙子从小熟知的，所以象启那点儿放荡也是无可奈何的，只要他能保住童贞，妙子不想说什么不近情理的话。哪



里知道奥畑那种全属欺人之谈的弥天大谎，无意之中一桩桩、一件件都被戳穿了。所谓一桩桩、一件件，指的是除了宗右卫门町的艺妓之外，他还和某舞女有了不正当关系，而且生了孩子。奥畑知道自己这些行径被妙子戳穿以后，使用一切花言巧语向妙子赔罪，说什么搞舞女是老早的事，现在已经结束了，孩子也不知道究竟是谁的，他是背黑锅的，不过父子关系已完全断绝了，只有宗右卫门那件事确实是他的过错，今后誓必断绝关系。当时他的态度非常傲慢，撒谎骗人是常事，仿佛是个不知人间有羞耻的人，所以无论怎样都信他不过。他还拿出和舞女母子脱离关系的赡养费证书给妙子看，这大概不假。至于艺妓一层，尽管他说已经断绝关系，由于没有真凭实据，不知是真是假。此外有无其他别的男女关系，根本无从知道。尽管如此，他还口口声声地说要和细姑娘结婚的殷切愿望始终未变，自己献给细姑娘的爱情不能和那些男女关系一样看待。可是妙子觉得自己竟成了他一时取乐的玩物，说实话，也就是在那个时候，妙子开始厌恶奥畑了。只是由于受不了几个姐姐以及社会上人们的指摘：“看到了没有？相信了那种坏家伙的话，不是受骗了吗？”所以未能轻易下决心与奥畑解约，只想暂时避开他，自己可以充分反省反省。正如幸子认为的那样，出国是她想到的一个手段，志愿做西服是她预想将来要独立谋生的准备工作。

出于上面的诸多原因，她正在为和奥畑结婚一事暗自焦虑的时候，发生了那次山洪事件。山洪暴发以前，板仓这个人在妙子眼里最多仅是个奴仆而已，可是山洪事件以后，妙子对板仓的看法起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。“我说这样的话，二姐和雪姐也许会以为我这个人特别好奇，那是因为你们自己没有亲身



体会灭顶之灾的痛苦，不能体会到万无生还而获救的人的感激心情。”妙子说。“启诽谤板仓那天的行为有其他的用心，即使别有用心也无妨，人家毕竟冒了那样大的险，来救与自己无关的人。诽谤他的启那时又干了点什么呢？不用说牺牲性命了，不是任何表示亲切情意的举动都没有吗？”妙子对奥畑彻底灰心就是从那时开始的。是什么原因，幸子是知道的。那天，奥畑直到阪神电车恢复通车后才来芦屋探访，他口称担心细姑娘的安危而去察看一下情况再来，却只在田中稍加徘徊，因为那儿已经有点儿洪水。最后他到板仓家，听到细姑娘平安回家，他就此不再来芦屋而回了大阪。那天晚上他出现在板仓家时，头上戴的是巴拿马草帽，身上居然穿着西服，一手拿了柺木手杖，一手提着德国康泰司照相机，在那种场合他这副模样很可能遭到人家一顿毒打。他没有渡过田中那片淹水的地段，也许是怕弄湿他那条笔挺的西装裤子。这和贞之助、板仓、庄吉那些人为了搭救妙子浑身滚了泥巴一比较，岂不是难以启齿？妙子知道奥畑爱修饰门面，并没有要求他滚上一身泥巴，可是象他那种行为不是连普通人应具备的感情都没有吗？如果奥畑具有庆幸妙子平安回家的真情，自然应该再来一次芦屋，亲眼看到妙子的容颜然后回去。而且他自己还对幸子说过随后要来的，幸子也预料他回大阪前还会来一次，并且希望他来。难道只要证实细姑娘的确平安，便放心了事了吗？在这种节骨眼上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真正价值。如果奥畑仅仅是个花钱能手、乱搞男女关系、没有志气的人，妙子也许还能认为那是前世注定而将就忍受。可如今却瞧见他为了未来的配偶连一条西装裤子都不愿弄脏，这种轻薄的行径委实让妙子绝望了。